程十发：《小河淌水》魂梦牵

◉ 马信芳

在海派书画大师程十发百年诞辰之际，我不由想起拜见他的日子。

徐汇区延庆路 141 号是程十发先生的旧居。这组建于 1934 年的花园住宅，1999 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优秀历史建筑。先生生前长期居住在这里。因笔者供职市文联的关系，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曾多次来到这里拜访先生。先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大师，尤以新人物画闻名。事实上，先生起初是以山水画踏上绘画之路的。置身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火红年代，顺应表现现实生活的创作冲动，他由山水画转攻人物画，为自己打开艺术新世界。

就在这里，我聆听他那独创的“程家样”绘画艺术的由来。让我深感到，这是先生勇攀高峰，推陈出新的结果。

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绘画艺术面临新时代“转型”的课题：如何表现民众的生活，如何表现这个火热的时代，又如何继承传统艺术之精粹，并表现出艺术个性和情感。这时的程十发已创作了大量具有影响的连环画，而令画坛刮目相看。但程十发自己心里明白，他还远远没有画出心中的画，他的艺术还没有抵达他所梦想的自由之境。

一个灵感如电闪雷鸣般迸发的契机来临了。

1957 年春，程十发曾随文化部组织的美术工作团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写生。他发现，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特别适宜于用中国写意画潇洒多变的笔墨线条来表现，这不仅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才情，同时又符合表现新中国生活的要求。

先生告诉我，他首次用国画手法创作的《召树屯》：

在一次晚会上，一个端庄秀丽的芒市小学的女学生进入我的眼帘，她的形象正符合我创作《召树屯》连环画中孔雀公主的模样，我就请她当模特儿，并在这基础上加以想象和夸张。

从创作《召树屯》以后，我感到中国画和西洋画的构图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便不再拘泥于解剖、透视的束缚，而设法表现我从生活中感受到的意境，也注意到如何渲染和夸张形象等问题。

“月亮出来亮旺旺，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哥啊，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这首幽婉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程十发不仅爱听，而且会唱。

这首民歌让他痴迷。他哼唱着，一种用灵魂来演绎的爱情绝响和用生命来诠释的旷世恋歌的感觉油然而生。回到上海家中，他又反复听唱这首歌，每当听罢就以此作一幅画。1959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他听着歌，欣然挥毫，如有神助……一个戴着斗笠，挑着担子和陶罐淌过小溪的傣族姑娘。怕水沾湿裙子，女孩回头用手轻轻拎起了裙摆，栩栩如生，跃上画面。这就是后来让人过目难忘的佳作《小河淌水》。这幅画，他曾画了无数遍，每一个动作、一根线条、一块色彩都苦心经营，只到此时，水到渠成，一挥而就，画面看上去是如此轻松洒脱。

就这样，程十发找到了表达自己真性情和真笔墨的自由之境。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画《小河淌水》，则正式宣告其独创的“程家样”画风问世。他开拓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在画坛一炮打响，开创了当代中国画的一大流派。

“程家样”在先生的努力下，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其画风得到了打造与提升。文革结束，程十发迎来第二个春天，创作热情空前释放，艺术理念也日趋开放。一批人物画的精品力作问世，如《橘颂》《东坡拨琴图》《钟馗嫁妹》《游园惊梦》《金玉满堂》等。这批画标志着“程家样”风格的最终确立。

不得不说，程十发的绘画艺术，是打破古今中外艺术的鸿沟而深深植根于民族艺术审美的产物，是继徐悲鸿、蒋兆和之后，新人物画坛耸起的一座别样高峰。在先生诞辰百年这个特别的时刻重温程十发的艺术，意味深长。他的艺术之路，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此意义上，程十发堪称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典型样本，从中可以分明感受到大时代的脉动。

2007 年 7 月 18 日，程十发先生在华东医院病逝。难以忘怀的是，发老躺在医院的日子里，以及送他走完最后一程，陪伴他的依然是那首曾让他魂牵梦萦的《小河淌水》。

藏头诗

◉ 费 平

欢声笑语醉神州，
度越古稀辟新畴。
国运兴隆民富庶，
庆母华诞寿千秋。

桂華苑

刊头书法　张 烨

水 满

◉ 崔 立

一早，去茶水间洗杯子、倒热水，我端着一满杯热水穿过长长的走廊，碰到相熟的同事，点头打招呼的摇晃之间，不期然地洒出少许热水。烫到手背上，火一样的灼痛，我赶紧快走几步到办公室，放下杯子，看向被烫到通红的手背，还感受到来自手背肌肤内的阵阵痛感，龇牙咧嘴地难掩之痛。我打开抽屉，取出药膏涂上，手背上瞬时有了些凉意的舒爽。

这肯定不是第一次，我被这样烫到了。

我前一个是有盖子的玉米杯，还有根方便拎着的带子。倒水时同样碰到相熟的同事，也是因为打招呼产生的倾斜，明明是拧紧的杯子，仍有少许的热水从杯子的旁侧渗出，烫得我的手一个劲地灼痛。这也让我深感纳闷，明明拧紧的杯子，为什么还会有水渗出来呢？

某一天，不知道是因为用的时日多了，还是因为倒满的水。在我拎着玉米杯走过时，“扑通”一声，杯口的位置突然上下裂开了，杯子里的热水也伴随着“砰”地杯子下端掉落的声音，顺势地洒在了地板上，还好我及时地躲开了，不然一定就洒在裤子上烫得找不到北了。而这裂开的地方，像是用一把锋利的刀具齐崭崭地切开般。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水满则溢。坐在桌子前，突然想到了这四个字，又似乎想到了其他什么。

第二天，我从茶水间往回走，杯子里是半杯的热水。我不用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地走路了，看到熟识的同事，很自然地打招呼，看一下杯子的热水，稍有颠簸，却完全不会洒出来。

这个发现，突然让我很兴奋。

再坐回到 1 楼办事大厅的服务窗口内，我想起了那满杯和半杯的热水，脸上也不似原来那样的局促和紧绷，面对要办事或是咨询的相关企业的男男女女，很平和地和他们做着交谈，时不时送上一缕友好的微笑，或是真诚的点头。

一段时间下来，同事们都说，你变了，好像换了个人。我疑惑，我变了吗？我怎么就变了？我有些茫然，又很快释然。

时光隧道（摄影）　孙逸

闻乐消夏

◉ 叶子青

音乐具有神奇的魅力和独特的功效。音乐陶冶人们的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朋友们感受过用音乐怡情养性来度过溽暑炎夏吗？此时，若搬一躺椅置于通风处、手执一把蒲扇、耳畔再飘来一段悠扬的乐曲，定能使你有清风扑面之惬意，暑气也顿觉消散不少。

当耳畔回响起悠扬动听、令人陶醉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时，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了在蜿蜒曲折、清澈见底、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上泛舟涟漪的浪漫、迷人的情景。舟行多瑙河上，忽见蔚蓝色的水面上飘来几羽白天鹅，在水中翩翩起舞，好富有诗情画意啊！原来耳畔又响起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组曲。或许是四只小天鹅跳舞跳累了，她们在水波荡漾的河面上悠闲地昂首浮动着；钢琴渐次升高的爬音仿佛一阵清风吹过，河面上泛起阵阵涟漪，大提琴低沉而舒缓的回音仿佛昂首浮游的白天鹅，这便是圣桑的《天鹅》给人的一种奇妙的感受。行舟至一处港湾，忽闻一灯火辉煌的豪华游艇上传来华美绚烂的乐声，原来这就是亨德尔华丽的《水上音乐组曲》。于是舍舟登岸，步入多瑙河畔的一座小树林中，一阵阵夜曲悠悠传来，如凉风袭袭。这是情人们在互诉衷肠，也是脍炙人口的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小夜曲》。在阵阵凉风中，不知不觉又飘来舒伯特的《摇篮曲》，将我摇入甜美的梦乡。

秋的乐章

◉ 虞金伟

立秋之日，秋季正式开启。虽叫立秋，可在八月，尚未出暑，仍是夏季。

到了处暑，处为终止、躲藏的意思。处暑是表示炎热的暑天结束。

但处暑后魔都的气温重又回到炽热状态。三伏天已过的高温摆明了就是秋老虎开始发威。

依稀仿佛又能听到树间的蝉鸣，似乎宣示着要为这火热夏季进行最后的疯狂伴奏，还是用尽最后一丝生命的那种。

秋老虎的天气往往天晴少雨，日照强烈，气候干燥，像老虎般霸着夏的高温，难怪因此而得名。

白露是秋的第三个节气，露凝而白，所以得名白露。沪语有云：“白露身不露，赤膊当猪猡”，其实本意是为劝阻人们，在白露过后，天开始渐凉，再赤裸上身会寒气入体，很容易着凉生病。

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

秋分之后，昼夜平分，白天和夜晚的温差也逐渐加大，一天比一天凉，开始步入深秋时节。

秋分不仅平分了昼夜，把秋天的时节也来了个均分，从立秋至霜降共计 90 天，秋分这天刚好位于这 90 天里的一半。江南这时秋雨才是“一场秋雨一场凉”。

几场越下越凉的秋雨过后，唤来了寒露。

昼渐短，日渐长。魔都的梧桐树叶泛黄掉落，在落叶不扫的马路，走在满是枯黄梧桐叶上，沙沙声响，煞是好听。

最后秋的最终乐章霜降登场：

霜降时节，万物毕成，毕入于戌，阳下入地，阴气始凝，天气渐寒始于霜降。

从立秋，至处暑，到白露，迎秋分，唤寒露，终霜降，历经秋的六个节气，如同乐章一般，从初秋，至仲秋，入深秋，再逐渐归于冬的怀抱。